



我很骄傲,我出生在一个“红色家庭”。翻开家里的相册,几张跨越了百年的全家福里有17名党员,无论在哪个年代,面临任何抉择,他们都坚守初心,担起使命,跟着党走。

太姥爷是一名老红军,在著名的“黄麻起义”中,他争当敢死队员,冲锋陷阵。1933年春天,苏维埃鄂东特委派遣太姥爷和他的战友们到河南省新县紫云区箭厂河组织创建了“鄂豫皖苏区第一个税务所”。在艰苦战争环境中,他们红军税收战士一边坚持战斗,一边便民收税,把大量的筹粮筹款顺利地转移到了上级党组织。在后来的一次任务中,由于叛徒的出卖,太姥爷被敌人活埋。后来这个叛徒交代说,其实当年敌人想劝降太姥爷,说,要么投降交出粮草的存放地点,还能给个官当,要么死!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太姥爷坚定地说:“我就是死也不能背叛党!”就这样,他用生命践行了永不

叛党的誓言。

同样是革命年代,新中国成立后姥爷也为我们树立了榜样。我从小跟着姥爷长大,姥爷腰上有一条长疤,不懂事的我还经常摸着它笑。慢慢长大了才知道,原来这是姥爷从死亡线上挣扎回来留下的。姥爷是一名空军工程部队的转业干部,他们部队的任务就是修机场,广西田阳机场、北京南苑机场、衡阳江东机场、杭州笕桥机场,还有很多很多机场姥爷都参与了修建。那年修建北京南苑机场的时候,遇到了国民党特务的破坏,在刚刚铺好的机场1号跑道上埋了足足30公斤的炸药,姥爷和他的一位战友巡查工地时发现了异常,丝毫没有犹豫就往外挖,两个人抬着炸药拼命地往荒地上跑。可就在炸药扔出去的那一瞬间突然爆炸了,当姥爷醒来时,旁边躺着的是他战友的尸体,炸起的废金属深深地划在了姥爷的腰上。听

一家四代党员的初心传承

□ 李圆圆

到这里,我问姥爷,这样的牺牲值吗?姥爷说:“值!我们的牺牲换来了当年外国来宾的飞机正常降落,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维护了党和国家的尊严!”姥爷,我懂了,这就是您一辈子坚定跟党走的初心。

如果说革命年代的选择是生死抉择,那么和平年代的选择就在我我和小我之间。我的父亲是一位摄影师,长期坚持拍摄过无数张菏泽的形象图片,大众日报头版头条刊发的宣传文章《花开新时代,跑出“后来居上”加速度》配图就选用了他的作品。身患肺癌将近六年,经历了数不清次数的化疗、免疫治疗、靶向治疗,却依然坚定地坚持用镜头记录菏泽推介家乡,用影像力量守护我们最美的牡丹城。在我心中,他是最伟大最勇敢最坚强最无私的父亲。在父亲心中,他感念党的关怀,感恩国家的医保政策,感谢这个时代医疗水平的进步。爸爸说:“在我生病快要绝望的时候,是国家给了我生的希望,比起你太姥爷和姥爷的牺牲,我这算不上什么,只要我还好好的,我就要去拍摄,拍我们富强壮美的国家,拍我们的新时代。”这是父亲的决心,无论生命有多艰难,也要把心中的最美献给党!

我从小听着他们的故事长大,听着太姥爷和姥爷是怎样用生命践行入党誓词,感受着父亲不顾自身安危、一心报党恩的决心情

怀。到了我这一辈,我也要把红色基因传承下去。

今年是我参加税务工作的第12年,经历了税收管理、纳税服务、文秘宣传等多个岗位。我永远记住了姥爷和爸爸的话:初心不比高低,也无论大小,脚踏实地做好自己的工作,就是对入党誓词最坚定的注解。最近几年,我承担了很多演讲、宣讲任务,我努力地完善细节,一篇稿子改过10多遍,获得过全市比赛第一名,全省比赛二等奖,全省税务系统比赛一等奖,作为百姓宣讲员,把一个个守初心、担使命、跟党走的感人故事讲给了更多的人听。当听众们被我打动,从内心认同我们党的道路、我们新时代成就的时候,我觉得一切的付出都值得。在平凡的岗位上担起责任和使命,这是我的初心,也是和我一样年轻一辈坚定跟党走的决心。

有家才有国,有国才有家,下个一百年,我们还要传承这份家国情怀,听党话、跟党走。让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



长河浪花

家人,家

□ 董克勤

那一天,我看到吉鸿昌大哥
为抗议美国歧视华人
高高胸膛上挂个字牌:我是中国人
从纽约街转身向我走来
我就沿他牌上字的笔划
沿着这些远古的街道和小路
走向咱们开天辟地以来就有的那个家

来不及惊奇 我已成了庄稼地边玩耍的孩子
我见尧、舜老人劳作休息时抽旱烟,想问题
烟从脚下历山冉冉升起,继而弥漫神州大地
成了天下老百姓和平生活的炊烟
我真高兴,是我给他们适时送来了烟袋、火石

我有一位大哥叫邓世昌,心里澎湃着东海的波浪
面对着船坚地利的日寇,甲午海战,他拔出我们家祖传的那把青铜古剑,砍杀了一些贼人敌船
最后,他把剑指向海盗船似的日本军舰,对士兵说,兄弟们
拼一死,撞沉它,撞沉这个侮辱咱们国家的贼船
于是,他破旧的战船跟着他前进
他的兵士——生死兄弟、同胞跟他前进
祖国的整个东海,站起来,怒吼着,呼啸着
高喊杀贼,跳起亿万朵愤怒的浪花
跟他前进……他跌倒在—个凝重的血的荣誉里

我家还有个兄长——小平同志
他和蔼可亲,没有架子。对不良的洋人却很严厉
一句“主权问题是不可以谈判的”,吓倒那个铁娘子
跌在咱家那个纯金、精钢的门楣。
咱们那颗失盗的东方明珠,由她送还到咱手里
他还是一个诗人,铺开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稿纸
以深圳为起句,以科技、市场,以经济效益为段落
洋洋洒洒,一路写诗。从南海到黑龙江到草原到新疆
到处都是他清香的绿诗行。新的高楼纷纷站起来读他的诗
机器唱他的诗,花朵香他的诗
习近平同志高兴地续写他的诗

那一年,一个月光的夜晚
我忽然听到邻居花园里酒桌上,轰然响起
天上的黄河水往下倾泻的隆隆声,以及三千白发随头颅摇晃时搅动的万里长风
走近一看,是伯父李白饮酒
陪酒的天神、地灵们惊呆了
夜叉魔鬼们也在哭泣
酒壶里的诗句还在疯狂地乱撞
发出石破天惊的吟唱,伯父看见我
忽然口吐七彩长虹,横空而过
从天的这端飞跨到天的那端,跨过盛唐

那是一个狂风的暮秋,雨湿透了穷人的茅屋
我在江边,看几根屋草江水里飘转
忽听到金砖玉瓦筑房的声音,见雨中
补丁衣服的杜甫大叔抚摸如柴的手,拎起他诗里的字句,垒一座高过九重天的广厦
旁边是冷湿的破棉被,瘦弱的妻儿
他累了,咳嗽两声,声音遂生出鲲鹏的双翅
飞跃九重,成了天庭的音乐,也成了大地上千古诗歌音韵平仄的最高典范
我惊呆了,遂学成了一个泥瓦匠,筑一座类似广厦的屋子

我叔父中还有个会飞的将军,单单他两个字的名字,就能吓退百万匈奴兵
他能把数百万入侵的盗贼,束一支羽箭上
奋力弯弓一射,或送入地狱,或逐出国境
他臂力无限,一个国家的安危,民族的兴衰
他轻轻揽抚在温暖的心胸,我曾偷偷触摸过
他那个巨大的牛角雕弓,和他巨臂上纯金般的肌肉

所以我的书写笔迹里,常有弯弓射雕的姿势
和黄金的肌肉、飞涌的血

我也要高高胸膛上挂个字牌:我是中国人和太阳一起到达这些地方:华盛顿、莫斯科、巴黎、伦敦、东京、里约热内卢、佛罗伦萨、汉城、悉尼、阿姆斯特丹、温哥华、新德里……
和阳光同时抵达这些人的灵魂
黄种人、白种人、黑种人、棕种人



曹 风

在路上

心飞扬 摄

1930年,父亲出生在山东一个县城的贫困家庭,1948年淮海战役入伍参加解放军。

孩提时代,最喜欢听父亲讲他的部队生涯。

1949年4月,父亲随部队横渡长江。1949年5月至11月参加浙赣截击战,浙赣追击战,石川通桥,贵州剿匪。每次战役父亲都表现得非常勇敢,曾多次立功受奖。尤其是四川通桥攻击战中,父亲带领5名战士奋勇拼搏,俘虏敌军一百余名,勇立团部三等功。

1950年1月,父亲在峨眉山战斗中英勇杀敌,所在团荣立二等功一次。1951年父亲参加过举世闻名的抗美援朝战役,当时父亲是排长,攻占一个山头的时候,一个排伤亡很严重,父亲的子弹已经用完,准备用刺刀和美军决一死战。这时上来了八个美军,父亲急中生智,先抓了一个美军,然后,用缴获美军的枪击毙了所有美军。但父亲在搏斗中也不幸中弹受伤,战斗结束后,父亲因为伤势过于严重,在朝鲜治愈后回国,但最终还是有一颗子

弹未能取出,这颗遗留在父亲身体里的子弹也跟随父亲一生。抗美援朝战役中,父亲荣立二级战斗功臣二次。

每到夏天,父亲脱去短衫,我们就围在他身边数他身上子弹遗留的伤疤。儿时的我们还不懂每个疤痕的意义,长大后,再次看父亲身上的疤痕,很是心酸和心疼!

父亲的家规很严,在我的记忆里,我们家从来都不允许大声喧哗,家里也不允许玩纸牌和麻将,直到现在我们兄弟都没有玩过这些东西。

我们住的大院,前面的教堂(据说是英国遗留)拆迁,发现了大量的古董文物,都放在我们院子里,我出于好奇拿了一个青花瓷,父亲看到后以下命令的方式说:

听

戏

□ 赵金厚

我的家乡位于鲁西南郯城县南赵楼,这里是著名的戏曲之乡。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们南赵楼村拆掉地主赵银忠的青砖小瓦门楼,在村庄中心盖起了戏楼。这戏楼盖得威风气势,中间“赵楼剧院”四个大字特聘请我镇老教师褚衍照书写,真可谓“苍劲敦厚 熠熠生辉”。

那时候,电视和网络还未诞生,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主要靠“戏”来打发。赵楼剧院一下子成为周边乡镇群众注目的焦点,每逢二、七、四、九大集,赵楼剧院每天演出三场,院内人山人海,热闹非凡。记得那时我才十岁光景,放学后喝罢汤,看戏就成为我们神圣而开心的娱乐享受!当我们兴冲冲地跑到戏院门口,只见门口站着两个大人,他们说,买票才能进入戏院。那时候穷啊!两毛钱足以让全家吃顿肉,谁能奢侈到花两毛钱买一张戏票呢?不让进,我们三五个孩子就在人群里起哄、捣乱,这查票的为了省心,也就放我们进去了。

那时候,郯城、巨野远到梁山的县专业梆子剧团都来赵楼演出过,豫剧、枣梆、两夹弦、四平调、大平调等剧种宛如戏曲百花园里各种花儿姹紫嫣红,争奇斗妍。王

侯将相、才子佳人通过“唱念做打”“手眼身法步”等演绎悲欢离合,弘扬人间真情,那摄人心魄的旋律、感人肺腑的故事令人泪湿衣衫。当唱戏的大车开进戏园子,我们这些小孩子就迫不及待地走近它来个先睹为快,那些鼓锣管弦乐器,珠宝点缀的帽子,绸缎做成的各种戏装让我睁大好奇的眼睛,一件一件仔细观赏。直到母亲拉我回家吃饭,我才恋恋不舍地离开。

当夜幕降临,戏院里响起弦子锣鼓的美妙音响,十里八乡的老人和孩子拿着马扎、座位陆续走进戏院。舞台上拉起了三层幔子,两盏汽灯把戏院子映照得亮如白昼。

开戏了,随着一阵急骤响亮的声乐伴奏,一位白胡子老汉和一位文静女旦出场了,他们父女先做一段告白,接着轮流吟唱,那老汉唱腔高亢浑厚、真假声结合,特别是一段末句喜欢拖音拉长,拐几个弯,一气呵成,引得台下观众鼓掌喝彩。那女旦好像有满腹的冤屈在向人们倾诉,如泣如诉的唱腔不时让老人以手巾擦拭眼睛。舞动的水袖、移动的莲步将旦角魅力展示得淋漓尽致。

戏曲情节发展慢,不像看电影打鬼子那

越优秀的人,越愿意吃苦和坚持

□ 风起云涌

网上有两个故事发人深思,令人警醒。

一个故事:
一个名牌大学毕业的优秀生,入职一家国企任职多年,日子过得很清闲,每天刷刷手机,到了点就回家。

其间,公司组织过很多技能培训以及其他学习提升的课程,她都借口有事不参加。

这样混了几年以后,公司业务重组,优秀生被调到一个陌生的部门。

去了以后,她发现自己的思想僵化,知识严重退化,完全跟不上时代的需要和节奏,没多久,就被新单位炒了“鱿鱼。”

后来她又找过好几份工作,都没有干顺干长。

近期听到她消息时,已经基本上“废”了,已回老家靠着父母的退休金度日。

另一个故事:
讲的职场一位大咖,从农村考到北京读大学。毕业后摆过地摊,在服装店做过店员,后来经朋友介绍,得到一个新媒体面试的机会。

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疯狂地研究该公司的业务范围,最终,凭借80页内容翔实的PPT,成功留在公司。

进入公司后,他更拼了。

平时不看电影、不逛街,不追剧,1周7天,每天早上6点起床,几乎没有双休日,极度自律和刻苦地钻研业务,提升自己从适应到优秀的空间,很快不到三年的时间,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编辑,成长为职场领域的大咖,稳稳坐上新媒体副总裁的位臵。

这一正一反的故事,再次告诫我们:人生就是这样,选择简单模式,就意味着随波逐流,那么你人生旅途中肯定是停止不前,甚至是倒退的;而那些选择迎难而上,不断顽强冲刺前行的人,恰恰相反,一定能实现逆风翻盘。

正如一位哲人说过的那样:“选择容易走的路,会让你像吸毒一样慢慢上瘾。你一旦给自己找到逻辑自洽的理由,就会越来越沉迷简单,最后趋于平庸。”

一个人的成功与否,往往不在你的起点和资本,核心的竞争力,就在于你对看准的路、认准的事,拼搏和执着的程度。

一个人顶级的自律,是愿意做困难但有价值的事,走正确却难走的路。

也许一开始可能全是苦涩,但一旦突破,就会实现凤凰涅槃,人生就会赢得新的高度和跨越。

古今中外,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成功没有捷径,无非是愿意“自讨苦吃”和执着坚守!

很赞成这样一句话,“世界上哪有什么天才,所谓天才无非是百分之一的天赋,百分之九十九的努力。”

在这快速运转的时代,很多人都渴求速成。看一篇文章,就希望自己妙笔生花;听一次讲座,就期待自己满腹经纶。天下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更没有这样免费的午餐。

越想出类拔萃和脱颖而出,就越要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

有段话说得好:“没有天赋异禀的幸运,唯有水滴石穿的坚持;没有一步登天的幻想,唯有日积月累的付出。”

这世上,从来没有有什么一蹴而就的成功,所有的光鲜背后,都是“含着眼泪”对目标坚定的苦熬。

有人曾说过这么一句话:“高手都在持续做那些更难的事情,他们一旦找准目标,就专注耕耘,咬定青山不放松。”

真的,成功并没有什么秘诀,不过是笨笨地守,慢慢地熬,坚定地走!



的发展兢兢业业,鞠躬尽瘁。

1984年7月,父亲又被派往基层,筹建菏泽汽车配件公司。汽车配件公司建设前就是一片荒地,杂草丛生,还有一大片水坑。父亲二话没说,雷厉风行撸袖子大干,带领仅有的几个人拔草,跑到郊外拉土填坑,晚上挑灯夜战。那段时间我们几乎没看到父亲回过家。

当时父亲的工资很低,家里6口人开销很是问题,为了尽量减少开支,父亲买了一把理发的推子,给我们亲自剪头发。现在这个推子已经成为我们家的收藏品。

1993年的一天,父亲突然感觉肝部疼得厉害,去医院检查做穿刺后,医生告知了我们诊断结果:肝癌。

被病痛折磨的父亲从150斤瘦到90多斤,有一次实在太疼了,父亲把我们叫到身边,对我们说:我要走了!照顾好你母亲!我们兄弟姐妹几个听完瞬间泪奔! 终治无效,父亲于一九九六年三月七日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享年66岁。

有时候,很想说一声:爸爸,我想您了……



岁月悠悠,一晃四十年过去了,我依然留恋小时候听戏的情景。一个人时,我总喜欢哼唱大师的豫剧选段。遗憾的是,现在的网络让人们们对戏曲文化感到陌生。但戏曲是鲁西南文化的根与魂,传承戏曲文化是你我坚定文化自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义不容辞的义务和责任。

这唱戏的演员可辛苦了,大冬天夜里一唱就是三四个小时。最要命的是戏装里面不许穿棉衣,为的是保持体态苗条好看,谢幕后大伙在麦秸铺垫的地面上过夜。一日三餐是大锅饭,午饭是猪肉白菜粉条,那时候白面供应还不充足,剧团效益不好时,演员只有吃黑面馍和黄面馍了。

最难忘